



王蓓／著

风过宅院几度石榴红
 紫檀镜里 红唇轻吮
 三寸金莲 又迎妾
 古寺里百年钟声凝重
 烟雨渺渺 撑起油纸伞
 绕过幽长的石板弄
 融入滚滚红尘中
 折伤羽翼借梦归来
 游离于离恨天太虚幻境
 双蝶从前世的庄周故园
 飞往奈何桥边三生石畔
 缘在来生的景致里轮回

烟雨 古宅 石榴 梦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烟雨

YANYU

古宅

GUZHAI

石榴梦

SHILIMENG

王蓓 / 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烟雨古宅石榴梦 / 王蓓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526-2446-5

I. ①烟 … II. ①王 …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8853 号

烟雨古宅石榴梦

著 者 王 蓓

责任编辑 梁建建

责任校对 王 灏

责任审读 尤佳敏 苗梁婕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10 千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2446-5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电话: 0571-85155604

目 录

引 子 / 1

第一节 蓝 姨 / 26

第二节 紫丹街 / 37

第三节 阑伊巷 / 47

第四节 南国涌城 / 57

第五节 白色信封 / 62

第六节 五叶枫 / 68

第七节 北国之行 / 77

第八节 故里憾事 / 85

第九节 迷失不夜城 / 97

第十节 槐树下的阴影 / 104

第十一节 晨 梦 / 111

第十二节 画板上的女人 / 125

第十三节 梅坊弄 / 138

第十四节 澳门奇遇 / 154

第十五节 石榴满院 / 161

后 记 / 170

2013年冬天,阳光照射在老宅屋檐上,强烈而刺眼。二楼窗户里静儿用放大镜反复照看几封六十多年前璇子太奶奶写给她长兄的家书底稿。她将这些支离破碎而又弥足珍贵的细节梳理成章作她小说的剪影。

引 子

腊月里的一个黄道吉日。残雪零零星星散布在秦家大宅的屋檐、窗棂、花蕊、树枝上,在散淡的阳光里晶莹剔透。大门飞檐翘角下一对守门的石狮,脖颈上系着红绸喜笑颜开。宅内一串串大红灯笼拖着尾须在微风里摇曳。云雕木窗、朱漆木门上贴满大红双喜字,大红与雪白交融,平添一分吉祥的气息。这日是四十二岁的秦乃翊迎娶二房卢萱的日子。大太太进门二十多年只为秦家生了一女,秦乃翊只得再娶一房续后。爆竹声、迎



花轿的喇叭唢呐声震动幽静的覃沐镇，秦宅门外挤满看热闹的人。秦家大院人声鼎沸，宾客满堂。

秦乃翊留着八字胡须，国字脸上浓眉小眼，步履之间散溢着雅贵之气。他前后应酬忙碌着，心里却惦念着洞房里的新娘。新娘端坐于床沿，大红喜装遮掩不住纤细的体态，听闻有人进来，她赶忙将在膝盖上摩挲的手交叉端放。秦乃翊似乎猜到她局促不安的心思，攥住她的手轻抚了两下。她的手柔软细腻，微泛凉意，指甲白得透明，腕骨明显突出。秦乃翊叹了口气，怎么这样瘦？将手移到红盖头上。媒婆说卢小姐虽然瘦了些，可是一副贵人相。秦乃翊一掀红盖头就撞见一双杏仁眼，眼波像一潭流动的水，柔和地流到他的心里。瓜子脸上两瓣薄唇微微一翘，温婉谦和，果真是一副好面相，秦乃翊眯着眼笑了。卢萱是家中独女，羸弱多病，是个药罐子。父亲早逝，留下大笔遗产给她，陪嫁时就有一个元宝箱，价值不菲。算命瞎子说这女子需嫁多子之家做妾方可避难，果然嫁到有五兄弟的秦家后，卢萱的身日子见好转。那时候秦家五兄弟已分了家，各有居所。

婚后第一次家宴，桌上菜肴丰盛，但偌大的宅子用餐的主人唯有四个。大太太如琳贤淑端庄，沉默寡言，眉间眼角的皱纹遮不住韶华丽容，谈吐间流露出大家闺秀的气度。二太太卢萱拘谨地坐在秦乃翊边上。闲住在表哥家的文玉姗姗来迟，在卢萱对面落座，她笑盈盈赞道，风流才子加下凡仙子，真是一桩好姻缘啊！说完一双月牙小眼斜睨了如琳一眼，举起酒杯起身敬卢萱，新娘子，快！快！快！为我们秦家添丁呵！如琳面露不

悦，鄙夷地睨了她一眼。文玉笑声又尖又脆，细腻光滑的皮肤为她添上几分姿色，她说东道西玩笑不止，为这桌寂寥的晚餐增添了一分喜气。文玉家境贫寒，初见表哥家的豪奢，便打定不再离开的主意。

当年卢萱为秦乃翊产下子嗣，取名福至。这福至五官端正，与大太太如琳已出嫁的女儿神貌酷似。这天如琳又带着三岁的福至去逛街，路上她抱着儿子仔细瞅，一头乌发梳得发亮，白嫩的脸蛋胖若银盘，微笑时酷似秦乃翊，忍不住在福至白胖的手上捏了一把。街上一个算命瞎子摇着鹅毛扇翩翩而来，如琳迎上去叫道，先生，给我算一卦吧！说完便随意将福至放在一边。算命先生摇头晃脑念了一通，最后两句：虽有福相，祸从今起。如琳张皇地侧身一看，福至已不知所踪。一个月过去了，福至依然杳无音信，卢萱因愁病倒，秦乃翊惶惶不可终日，如琳日日在佛堂求菩萨显灵，早日找回福至。一年过去了，卢萱没有再生育。

早春二月，阳光稀薄地落在屋檐的缝隙里。厨房里进出的人比平日里多，异常忙碌。几个佣人站在门廊上聚成一堆窃窃私语，大太太如琳用异样的目光观望他们。她的贴身丫鬟匆匆跑过来说，夫人，老爷昨夜娶了第三房太太。如琳一脸愠怒，是谁？丫鬟吞吞吐吐答道，表小姐，文玉。大太太捏紧双拳转身进屋，自言自语道，不出所料，不出所料啊！如琳早就看出了文玉的那点心思，她厌恶圆滑机灵的文玉，尽管老爷倒并无半点娶她之意。如琳想假如老爷欲娶文玉，她就加以阻止，不料老爷居然秘而不宣地娶了文玉，她心里自然不爽，但也只得默许。至于文



玉是如何设法让木讷的老爷主动纳她为妾的，这是大宅里谁也猜不透的一个谜。

在文玉房里，秦乃翊摸了一把文玉白白的脸蛋，该起床了！文玉拦住老爷的腰拉他倒下。窗外花园里叶绿花浓，几个仆人在远处一闪而过，文玉指着他们说，看看这些人多利索，没有我的调教前像块木头。秦乃翊点点头，嗯，多亏了你！文玉小眼一转说，老爷我想去布庄里找些事做。秦乃翊说，你就待在家里赶紧给我添个儿子。文玉道，我做事生子两不误，行不？老爷只得默许了。果然文玉在布庄做事干净利落，老爷一下多了一个帮手。年末，文玉为秦家添了个千金。福至失踪将近两年，派去寻找的仆人一直未归。时日一长，老爷厌倦了卢萱房里的药味，喜欢往文玉房里跑。一时三太太文玉的住处成为大宅里最热闹的地方。

不知从哪天起，秦宅后花园里半夜闹起鬼来。秦乃翊纳闷，非要亲自探个究竟。三月深夜，清风拂面，花香满园。秦乃翊手持佛珠，漫步在花园的石板小径上，口中念念有词：何方来的鬼怪？二更时分，秦乃翊对着一只麻雀的啼叫声轻叹道，无聊啊无聊，背着手准备回去。忽见侧面朱廊里一个黑影闪过，那影子在花园里乱晃了一圈，嘴里念着，福至，福至。秦乃翊大惊，他蹲在花园大门边，一把拽住闪出门的黑影，只听见一个女子惊叫一声倒在地上，一看是二太太卢萱。中医把脉后说二太太神志恍惚，半夜出去是做梦所致，经过一番细问，诊断为心病。卢萱长年牵挂失踪的福至，精神有些异常，嘴里重复着一句话：福至被人抱

走了，做别人儿子了。

这夜秦乃翊十分想念独子。翌日一早他换了件长袍，带着心腹管家阿元和两个家丁仓促出门。原来半月前在外找寻福至的阿元在江苏无锡一个大户人家家里遇见一个酷似福至少爷的五岁男孩。阿元用零食哄住男孩，仔细观察，发现他耳后有一颗与少爷同样的小痣，又趁其不备撩起衣服看他背部，果真有一个带毛胎记。阿元欣喜地认定这个男孩就是福至少爷，买玩具哄他玩，准备骗他回家，却被男孩家人撞见，威胁他要去告官。秦乃翊急忙赶去无锡验证，一个多月后，他喜气洋洋地领着一男孩进了家门。福至当年被人贩子卖给无锡一户膝下无子的有钱人家当了儿子，这户人家见有人来认领，矢口否认。秦乃翊被迫打官司，费尽周折，终将儿子赢回。

五月里一个下雨的清晨，花朵和树枝在沙沙细雨里微微颤抖。秦乃翊在花园的亭子里晨练，福至跟随他在一边玩耍。花园中央的三个朱漆亭子连着一一条长长的半圆形走廊，在廊畔的小河中倒映出华丽的背影，河边的一排杨柳及青青草坪在雨水的梳理下跳跃着水晶色的光点。雨中旋涡四起的河面偶有金鱼翻跳，满园绿叶在风中发出欢快的絮语。

自从儿子寻回后，秦乃翊心情大好，花园里的花草又得到了他的悉心呵护。一阵疾风吹起几串石榴花的瓣，秦乃翊警觉地小步快走，穿过一个月牙门。小花园里种了二十多棵石榴树，秦家几代人都喜欢种石榴树，石榴暗喻多福多子。其中一棵石榴树是秦老太爷三十多年前亲手种下的，留下他膝下承欢的回



忆。十年前一场台风把这株石榴树刮打得惨不忍睹，秦乃翊请花匠将它移植到一个开阔的庭院里，请专人看护。后来卢萱住进这个院落，他放心地将这石榴树交由她看管。

雨停了，风越刮越大，秦乃翊直奔卢萱后院看望老石榴树。老石榴树主干粗壮，密集的分枝攀过后墙倒挂于墙外。卢萱的后院里两只漂亮的白猫上蹿下跳十分可爱，那是福至失踪后卢萱养的。卢萱与它们有了感情，对其视若珍宝。在院子里追逐的猫跳到一根石榴树的细枝上，树枝不堪重负，咔嚓断了。秦乃翊大骂着，操起一根晾衣竿去赶猫，又一根小枝干被猫踩断了。他抓起一只猫狠狠地掷向墙角，大吼着，去死！老爷，不要啊！卢萱试图接住猫，不料猫落在地上，惨叫一声不再动弹了。卢萱叫着那猫的呢称潸然泪下。后院上空一片黑云压来，风吹得一院树叶乱飞，她胸闷气短，抱起猫就回屋。

秦乃翊的三位太太依次住在从东到西的三栋楼里，每栋楼楼顶的中央有花纹围绕的福字砖雕，雕有百子祝寿的紫檀木门暗示着这户人家的富有。朱漆墨瓦的两层木楼，连着前后两个庭院，后院里有一个互相通达的木门，三个庭院被一道墙隔开，孩子玩耍时的嬉闹声隐隐可闻。如琳的庭院位于正东，是大宅里阳光最充沛的地方。她的楼房里终年飘浮着寺院里才有的香灰味，每日清晨木鱼声有节奏地响起，提醒人们大太太又在早诵了。念完经，她把米粒撒向水缸边豢养的成群乌龟。光影在墙壁上折射出她进进出出孤单的影子，眼前浮现出二十多年前一个石榴满院的深秋，秦乃翊剥了一个石榴，在女儿嘴里塞两粒，

又往夫人嘴里送上几粒。四岁的女儿在花盆里摘下一个石榴问秦乃翊，家里为啥种这么多石榴？秦乃翊笑着抱起女儿说，石榴种得越多，你的弟弟妹妹就越多哟！女儿不悦地将石榴扔向墙角，我不要弟弟妹妹，那样爹就不疼我了！夫妻俩不约而同地笑了。爹，娘。如琳回过神来，原来是隔壁福至的唤声。如琳坐在梳妆台前见镜中的自己形容枯槁，心想不知哪日便魂归西天，而享尽老爷贴心的却是另一个娇嫩少妇，她心底萌生一股妒气，捏紧佛珠默念，想尽力静下心来。二太太卢萱托着一个绣花绷一只巧手上行下穿，几朵嫣红的石榴花正赶着收尾，抬头见父子俩开心地嬉戏打闹，发出轻柔的笑声。这声音正好被掀开门帘走进后院的文玉听见，一侧的女佣正晃着摇篮，白嫩的女儿渐入梦乡。自从小少爷回来后，老爷来她这边的次数明显减少了。文玉原本高挑的眉毛像个倒八字挂起来，一双寒眸似能穿透砖墙，她腻烦地哼了一声，看这贱人，不就是依仗儿子才像个宝了？女佣在一边帮衬道，太太你有了儿子迟早把她比下去。文玉冷哼一声，你懂个屁，看她病恹恹的样子，老爷这是看在儿子份上才给她些面子呢！那一门相通的门并没有使三个女人的心相通，她们都是明白人，少来往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三个庭院里的石榴花吐得火旺，三个女人却各怀心思。

这日秦宅外面围了一堆人，在议论大宅里发生的一桩事。秦乃翊从城里办完事回来，见卢萱房门紧闭。侍候如琳的老佣交代，二太太昨日一早得知老母病倒，让女佣背着少爷，三人一并出门了。在文玉的后院，秦乃翊发现从卢萱后院伸到文玉院



里的石榴枝不见了踪影。他去巡视卢萱的后院，石榴树竟然被剃了个光头，只剩下一米多高的树干和几根稀落的树枝，不忍直视。秦乃翊脸色铁青，围着树干打着圈吼道，这是哪个畜生干的？！巡夜的老佣哭丧着脸交代道，老爷，我上了年纪老眼昏花了，半夜看见有个黑影在后院屋顶爬过，以为是猫没去理会。文玉煞有介事地说，前夜凌晨我被女儿哭声吵醒，透过后窗见一个男子翻过后墙，急忙叫人去查看，发现这树已经被砍了。秦乃翊疑惑为何夜贼只砍石榴树不偷财物。第二天卢萱回来见石榴树惨状，脚一软差点瘫倒，责怪自己走得太仓促未托人看管。她沉吟了一会，说，老爷，事情出在我院里，一定要找出作案的人！秦乃翊沉下脸，即便找出这个人来，你能让我的石榴树复原吗？此后一段时日，老爷一见惨不忍睹的石榴树便黯然神伤，他总是拉着福至上文玉那边玩，卢萱一提到石榴他转身便走。

表哥祁隽来的时候卢萱正坐在前院石桌边绣肚兜。祁隽站在她背后说，这些事送到绣花铺去不就行了嘛。卢萱好像没听见似的，祁隽绕着她转了一圈。卢萱抬头盯了他一眼，绣花针一滑刺到中指上，一滴血顿时洒在肚兜上。卢萱将绣花绷砸到桌上生气地把头偏向一边，祁隽忙抓住她的手指往自己嘴里吸血。卢萱撇了撇嘴，表哥又输钱了？祁隽朝地上吐了口血，狡黠地转转眼珠，即便有也是最后一次喽！这时秦乃翊正领着福至进门，见此情景也不问，只与祁隽对视一眼，侧身便走。祁隽看上去仪表堂堂，却赋闲在家，交赌友，赌输了瞒着父母向卢萱借钱。卢萱将石榴树被砍之事告诉表哥，他推测道，为啥要毁掉老

爷最喜欢的东西？是谁与老爷结了仇呢？怪呀怪！待我细细思量。此时文玉恰好登门来借物件，祁隽的话清晰地落入她耳中。

夜里秦家大宅里的大红灯笼在黑暗中泛着寂寥隐秘的光，银白的月光泻在石榴树上，把暗艳的石榴花衬得妖媚诡秘，阴森的大宅里似乎隐藏着一种不可示人的东西。

文玉房里上了一盏灯，她正与秦乃翊闲聊，聊到今日偶遇卢萱表哥。她指点着铺卷在身上那绣有鸳鸯戏水的丝绸被面，娇滴滴地揶揄道，这两人倒是一对鸳鸯，都怪老爷你从中插上一脚。老爷皱眉道，哪来这等话？文玉摸摸老爷的胡须笑道，瞧瞧他俩的亲热劲，老爷你能赶得上吗？文玉又对老爷耳语道，我怎么觉着那个夜贼的身影与祁隽有几分相像呢？老爷斜睨了她一眼说，这话可不能乱讲，心底里却对卢萱有了些许芥蒂。

这日黄昏祁隽来与卢萱告别，翌日他要随父母迁回北方老家。他劝表妹道，石榴树的事别再挂心了，也就一棵树，老爷能把你怎样？比起你的元宝箱这算什么？卢萱低着头唉了一声，就怕老爷心里过不了这道坎。卢萱想到表哥这一去，连个说话的贴心人都没了，鼻子一酸眼里沁出几滴泪。表哥看着纤弱的表妹心里也泛酸，他抬头见一树青紫相间的桑葚，叫道，妹子，这桑葚可以采了，再帮你摘一回吧！他立马抱住树干蹿上去摘果子。秦乃翊这时正好从外面回来经过卢萱居处，见一个男子在卢萱院里的大桑树上摘果子，还用斧子修砍伸展过长的树枝，动作利索。他联想到砍石榴树的夜贼，走近一看是祁隽。秦乃翊闪到大门一侧朝里张望。祁隽边摘边数着儿时与表妹偷摘过几



户人家的桑果，卢萱脸色由阴转晴，笑意盈盈。祁隼下了树准备离去，卢萱拿了块布帮他抹手，说道，表哥，我去拿些钱给你带上，以备急用。秦乃翊不屑地冷哼一声，骂道，败家子，拂袖离去。

这夜一想到卢萱给祁隼擦手的情形，秦乃翊便打消了去卢萱房里的念头。第二日早晨秦乃翊被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怔住了，卢萱珍藏的元宝箱不翼而飞了，秦乃翊在文玉房里徘徊不定，唉声叹气道，就是卖了这个宅子也抵不上这元宝箱呵！文玉听闻此言，眼瞪得快要脱眶，她猜想藏宝物之处除了老爷还有谁知晓呢？秦乃翊询问佣人，他们都说这几天出入卢萱房里的除了老爷，唯有二太太的表亲祁隼。文玉说，以祁隼与卢萱的关系不见得他不知晓此事，再说他前阵子不是向老爷借过一笔钱吗？手头肯定很紧。秦乃翊沉默不语，脸上的表情随着文玉的话变得狐疑不定，耳畔响起卢萱对祁隼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失眠了，三太太房里的灯凌晨才熄。

翌日一早，秦乃翊起程去城里办事，卢萱孤零零地坐在庭院里。自元宝箱失踪后，老爷只叫去她的佣人问过话，没来找过她，她心神不宁。阴晦的光线里，光秃秃的石榴树干似乎诉说着劫后的失落与伤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卢萱明白自己在秦家的处境愈加艰难。午间她叫女佣热了一壶酒，慢慢地呷着，挨到太阳偏西时，她脸上的酡红渐渐褪去，几分醉意犹存。两只乌鸦掠过石榴树干上方，啼叫了几声，一种不祥的预兆升起，卢萱打了个寒战。这时候后墙上露出一个七八岁孩童的脑袋，他趴在

墙沿上喘着粗气扔进来一个信封，你的信，说完翻墙消失了。信中大意说，表妹新近在秦家遇事颇多，不如跟我去老家，你的元宝箱由我收藏着。若你愿意，下午六时到青河甘蔗田边一起离开。若你不来，那宝物可暂存我处，待我偿还些债务后再归还你。卢萱读完信，手哆嗦，脸惨白，表哥虽然圆滑好赌，禀性却善良温和，怎会做出这等事来？她决定去约定地点先将元宝箱要回来，留些钱给表哥还债，想必他不会不答应。

最后一抹夕阳被一圈灰云吞噬，卢萱绕小路去青河，一阵大风刮得甘蔗田里的甘蔗叶像蓬乱的头发。卢萱的脸扭曲着，心七零八落。瞬间，天与地交汇成深黑色。卢萱犹如跌进深渊，左顾右盼不见表哥影子，她用手捂住胸口，用力支撑摇摇欲坠的身子。突然后面伸出几只手揪住了她的手臂，她吓得几近昏厥。这些人是秦乃翊派来的，秦乃翊为解心中疑团，在文玉的谋划下出此下策，想试探出一些蛛丝马迹。未曾想卢萱果然入了这个圈套，秦乃翊失望至极，他又气又恼地斥道，真是不知廉耻呀！卢萱绝望地哀泣，老爷，你冤枉我了，你听我细说呀！秦乃翊根本不想听她解释，甩袖离开。他想休了她，见她缩成一团的可怜样，又下不了狠心，毕竟夫妻多年，于是将卢萱幽禁在她的居所。

卢萱蜷缩在晦暗的床角，窗外飘进来一股泥土的酸臭味，一片死寂的庭院里下着雨，一滴滴雨浸入她孤寂的心，她的世界也下起了雨。她要在秦家过下去，就得受到老爷的呵护，失去了老爷的信任，她就如一棵野草孤苦无依。虽然她与表哥青梅竹



马，两人却是清清白白的兄妹关系，因何套上这齜齜的帽子？回忆临嫁前夜，母亲的教诲犹在耳畔——相夫教子，万万不可被休，辱没娘家门风，遭人藐视奚落。想到无颜面再回娘家，她万念俱灰。

覃沐镇上有一家裁缝铺子，裁缝师傅倪二在大上海拜过大师，手艺精湛。镇上不少有钱人喜欢他的手艺，倪二忙得背都驼了。倪二的女儿璇子对裁缝活极有天赋，才十二岁就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那白皙的小圆脸上细眉细眼，黑亮的瞳仁，轻巧的动作显得灵气逼人。一个黄昏，璇子被差遣去给一户人家送成衣，路上她玩心重，不知不觉天色渐暗，她只得抄道从青河边的小路回去。路边的稻田一片漆黑，她不太熟路径，迷失了方向，渗出一身冷汗，拐来绕去终于摸着了正道。青河西边是最冷清的地段，天一黑周围幽暗阴森，青蛙连片怪叫，蝙蝠吱吱飞过，对岸甘蔗地边一个黑影凝固在夜色里，如鬼魅突现。璇子捂住惊叫的嘴，撒腿逃跑，“砰”地一声鬼影坠入河里。璇子猛地醒过来，有人投河，这条河每年都会吞噬几条绝望的生命。月光里她看见水花乱溅中一双纤细的女人的手在挣扎，会游泳的璇子跳进河里，将女人的手搭在自己臂上，几番折腾后终于将人拖上了岸。两人一起瘫在地上，她发觉落水女人身上的缎袄暗花很眼熟，不就是她前月送往秦宅那件吗？仔细一看是秦家二太太卢萱，她儿子福至是她从小的玩伴。两人在凉风中打着冷战，卢萱靠在璇子臂上并无回去之意。璇子似乎懂得她的心事，劝慰道，太太别灰心，福至在家里等着你呢！福至没有你要受苦的呀！

卢萱将要窒息之际身边都是福至的唤娘声，这唤起她与水抗争的本能。二太太被璇子送回了秦宅。

秋风乍起，秦家花园里落叶随风起舞，石榴树结出火红饱满的果实，弥补了秋日衰败的景象。如琳着一件湖蓝色夹纱短袄、一条青绀花边裤，坐在一把月形摇椅上。沈妈用红漆木梳替她梳着稀少的头发，盘了几次云髻均未成。如琳问，盘不成了吧？她很久没照镜子了，站起来走进屋反坐在梳妆镜前用一面圆镜子反照，脑后的头发已经稀疏得头皮隐现，她将小镜子砸在地上，面露愠色。少顷，她捂胸顿足地咳嗽起来，这一连串动作往往可以延续一整天，她的肺病日趋加重。如琳沉郁地凝望庭院上方的天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其实人活着不就那么回事？何必去想那么多？沈妈说，太太早该想通了。每日她在床上醒来的第一眼见到的便是窗外后院里的长方形葡萄架，架子下面放着一张圆藤桌和两把棕褐色藤椅。她恍恍惚惚地觉得自己坐在那藤椅上，老爷在她前后追逐嬉闹的小女儿，须臾间，天黑了，幻象随之消失。这些时日她分不清昼夜，在幻象里消磨时间。院子里的乌龟一只接一只地死去，她对沈妈说，很快我就要去陪它们了。一年年葡萄由绿变紫，而她在秦家大宅也只不过短短二十几年。一串紫色葡萄被风吹落，在地上迸裂。她拉住沈妈的衣袖口反复催促道，快去叫老爷。秦乃翊来了，如琳一下坐起来，微弱地絮叨着，老爷，是我，是我……话没说完就咽了气，秦乃翊用手把如琳未闭的双目合上，老泪纵横。二十多年的夫妻，他陪她的时间却不多，如琳总是默默地站在他的一边，从